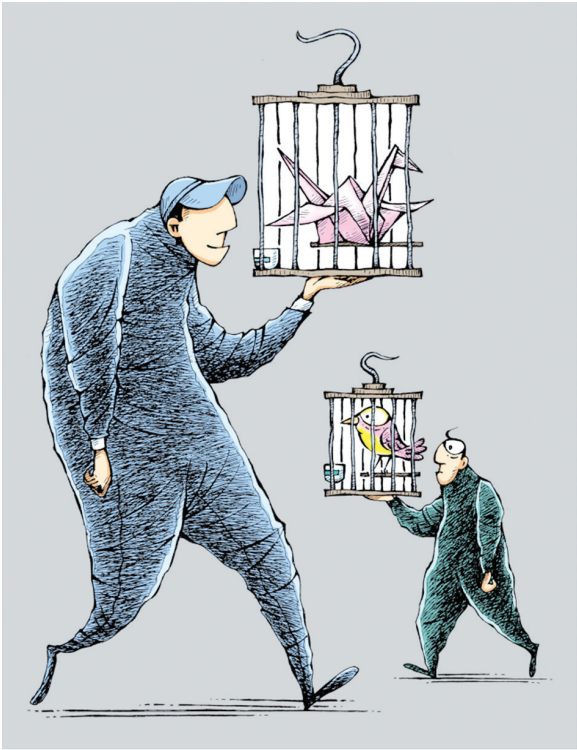


菖蒲月令

储劲松



各美其美 杨树山 作

六月。
芒种前几日，菖蒲花发的季节，江淮之间正式进入梅伏天。昨日梅雨中过泾县琴溪，见溪中菖蒲丛丛簇簇，叶如剑林，花如羊毫笔，真乃草中大人、花中博士。想起自己养萎了的那一盆石菖蒲，也曾案头开过一朵玲珑婉好的小花，念念。养菖蒲亦如养猫狗，日久生情，喜见其生恶见其病，最见不得的是死别。

人有情，则山水亭桥、草木竹石、世间万物皆有情义。元人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说：

薛涛，字洪度，成都乐妓也。性辩惠，调翰墨。居浣花里，种菖蒲满门。傍即东北走长安道也，往来车马留连。元和中，元微之使蜀，密意求访，府公严司空知之，遣涛往侍。微之登翰林，以诗寄之曰：锦江滑腻峨眉秀，幻出文君与薛涛。言语巧偷鹦鹉舌，文章分得凤凰毛。纷纷词客皆停笔，个个公侯欲梦刀。别后相思隔烟水，菖蒲花发五云高。

诗里的刀，是刀州。三刀为州字，刀州，佳人所在之益州也。

元稹与薛涛二人均入了《唐才子传》，他们的情感纠葛，自唐代以来尽人皆知，李德裕、刘禹锡、白居易这些当时的名公胜流也曾形之于诗中，后来的演绎更不消说。以菖蒲寄情，元稹似是第一人。这首《寄赠薛涛》推举蜀地奇女子卓文君与薛涛，赞诵其容貌、辞锋与文章可谓不遗余力，对女校书的缱绻相思之意也在微茫烟水中，千余载后读到最末一句，心间也不免微颤如蜂翅。前贤写情寄意，常于不经意处起笔，在无声处止墨，寓浓烈于浅淡，重拿轻放，今人难及也。

世间那些惊动天下的爱情，往往像这个季节的雷阵雨，轰轰烈烈而又匆促短命。元微之与薛洪度也不能免俗，最终情也成空。菖蒲却是长寿嘉草，如果养法得当，可世代繁衍永生，就如山溪里那些自然生长的同类。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里说：清末有一个周姓老翁，养石菖蒲三十余盆，都是康熙、乾隆时的旧物，历经两三百年来依然茂盛细密。

若在溪流顽石之间，任其天，随其性，活到千岁万岁也未可知。

古人说，菖蒲九节，神仙所珍。又说，菖蒲开花之日，服食之可以长年，甚至成仙。但仙宫寂寞想必比人间更甚，由织女、华岳三娘可知，她们拼死也要下凡走一遭。凡世的人如元稹与薛涛，自然宁要烟花一样瞬息的爱情，也不要月亮一样久长的寂寞。虽然，情到深处，也是细碎连绵的寂寞，是刀州佳人黄昏倚危栏，独看菖蒲花发五云高。

七月。
天淋淋，地淋淋，人淋淋，水淋淋。自五月二十九日入梅，黄梅雨扯天连地，已经下了一个半月，还在持续地下，浑浑茫茫不知止期。南方几成泽国，防汛的压力远远大于一九九八年。雨水绵绵，气温在二十五摄氏度左右徘徊，作物蔫蔫，草木蔫蔫，人也蔫蔫。放在阳台和窗台上的菖蒲吸风饮雨，茂盛油绿分蘖新苗，长势却出奇地好。古人说，以梅雨滋养菖蒲，青翠易生，尤堪清目，不虚也。

雨下久了，菖蒲易生虫。老家北窗下那一盆石菖蒲，前些日子招惹了不少蛱蝶、蜘蛛、蜗牛和蚜虫，日日夜夜蝇营苟苟吸汁食液。尤其是那些蚜虫，碧绿细小，密密麻麻躲在叶背处，极具隐蔽性也极具破坏性。乡人谓蚜虫为“蚜子”，骂游手好闲无事生非的人“像蚜子一样”。

恰好那几天我出差在外，把菖蒲托付给父亲照管。回来后，父亲已经给菖蒲打过药，并更换了盆中作为陪衬的青苔和马齿苋。他很正式地告诉我：菖蒲要干干湿湿，不能每天浇水，不单惹虫子，还烂根黄叶，青苔和马齿苋色泽发黑就是明证。

我唯唯，他是对的。父亲并没有养过菖蒲，作

为一个老农民，他种过水稻、小麦、玉米、高粱、薏苡、山芋，种过黄豆、绿豆、红豆、黑豆以及其它多种瓜果菜蔬，都是裹腹实用之物，从无心思弄花蒔草，但深谙草木生长之理。

偶尔雨歇的清晨，看见菖蒲叶尖上颗颗水珠晶莹悬垂，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星露。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卷二“盆玩”里写菖蒲，说：吴人洗根浇水，竹剪修净，谓朝取叶间垂露，可以润眼，意极珍之。

屡次起意，欲沾水珠滴眼睛，又不敢。江湖越老胆子越小，从前曾以此为题写过文章，而今江湖未见得老，胆子却显然越发小了。

八月。
夏历六月十八，立秋了，凉风起兮云安恬。有人从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随风寄来一帧明信片，上书“梵音寄远”，字与石佛像均刚健淳古，也飒然有秋意。

秋风飒飒，如梵音过耳，细密周回。

日子像衔枚疾走远征敌垒的血红林蚁群，匆忙亢奋而又部伍整严，回头一望，以其它族群的同类作奴隶又如何，蚁生的尽头，也无非繁花开尽落叶飘零。

蝉在城中树上嘶嘶而鸣，有些落在地上，为乌鸫衔去育儿养女。昨天它们还是夏蝉，一夜过了就成了秋蝉，再过一段就要变作寒蝉。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聚雨初歇。柳三变的词，少年时极喜欢，到了中年，不读也罢，也无非良辰好景虚设，落个残月晓风、冷落清秋节。

它们还是夏蝉的时候，被六十天漫长的梅雨期生生压制，没过上几天居高声自远的好日子。草丛中的百虫也如是，池塘里的青蛙也如是，天上的日月星也如是，地上的其它动植也如是。雨像一席巨大的帐幔，遮天蔽地，让世上万物如《匈奴歌》所唱：使我六畜不繁息，使我妇女无颜色。除了菖蒲，梅雨天是它们的吉期。它们喜阴喜湿喜梅水，经过一个漫长的雨季，叶展根舒，仪容越发韶秀，风度越发渊雅。

对菖蒲如对处士，如对密友，如对刀州佳人。百无聊赖的雨天，置菖蒲于窗台上，在灯下披阅古人书，或者写文章，以为身在鸟语虫叽、泉流瀑飞的山林，心里又古淡又天真。人间碌碌，城中攘攘，腹中嘈嘈，求古淡难，求真更难。疲倦时望一眼那一蓬青绿剑叶，顿时目清胸豁。我养菖蒲，菖蒲实也养我。

聚雨初歇，今夜有月，高悬于衙前河十里烟波之上。秋风散漫，吹水，吹人，吹水中月，吹水中石，也吹月中嫦娥。传说，嫦娥奔月不过如文君和红拂夜奔，一段风情，一段风流，一段风月。

我想重复说一句：菖蒲是好风月，月色是好风情。

月色盈袖，菖蒲清幽。

我喝茶，读书，坐等文章。

九月。

秋雨层凉。一层秋雨过后，天空也抬高一层，颜色更青蓝一分，正是范仲淹所说的碧云天。白露将至矣，秋老虎像炎魔之国的遗老遗少，拖着一条欲罢不能的尾巴。阳光如那浑名洋辣子、学名褐边绿刺蛾的大青虫，落到头皮、脖子和胳膊上，仍然辛辣可畏。但早晚显然清凉了许多，连续多日一夜酣睡到天明，梦也不做。清晨醒来躺在床上，秋风如素绢若有若无地滑过，望见窗外荷花木兰的叶子，正反面色泽一墨一翠质感如油画。窗台上的石菖蒲，静女其姝。听见护城河里流水澹澹，枝头上百鸟啁啾相唤，心间又清朗又空旷。明朝的朱权在《宫词》里说“桃花风软”，其实初秋

风也是软的，又幽细，像蜜蜂的嚙吮。

数日前夜里推窗望月，不小心把菖蒲的一片叶子生生拉断，心像被蝎子螫了一样，狠狠地疼了一下。这些天给菖蒲浇水，打理枯叶拔除杂草，分外小心翼翼，怀着歉疚。其实这盆石菖蒲来到书房，经春历夏至秋，已从年初的三株幼苗繁衍出上百片绿叶，葱茏满盆细密喜人。有一回午间在窗下读古人书，困倦了，朦胧看见一位绿衣女子从盆中飘然而下，目如双星，娇娇开口道：相公勤读哉！

忆起聊斋先生在《绿衣女》里这样写：

于生名璟，字小宋，益都人。读书醴泉寺。夜方披诵，忽一女子在窗外赞曰：于相公勤读哉！因念深山何处得女子？方疑思间，女已推扉笑入曰：勤读哉！于惊起视之，绿衣长裙，婉妙无比。于知非人，固诘里居。女曰：君视妾当非能咋噬者，何劳穷问？于心好之……

九月一日大清早，陪小儿江天去岳西中学报名上高中。十五年前，那个托在我手中神圣洁白的男婴，那个初相见时用品晶亮的眼睛望着我发愣三秒，复望头顶日光灯两秒，继而划手划脚响亮呱呱的小人儿，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，偷偷地成长为婉姍少年。一米八几的个头，清清秀秀的脸既单纯懵懂又朝气蓬勃，也如石菖蒲，让走在他身旁日渐萧索的我羡慕，甚至忌妒。想到他这些年的辛苦与努力，想到他的独立、懂事与柔顺，想到他即将面临炼狱一般的三年高中生涯，心莫名地疼一下，疼一下，又疼一下。

昨夜读《收获》杂志上盛可以的长篇小说《息壤》，看初家五姐妹以及她们的女儿，遭受着生育、上环、结扎、流产、婚姻的苦痛与甜蜜，心也被一直揪着。子宫，生生不灭、无限长息的土壤，是女人一切幸福与不幸的源头，也是人间一切幸福与不幸的源头。想到乡间年近七十的老母亲，在这样星光灿烂的凌晨时分，或许还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浣衣，发如霜雪，腰佝得像一镰新月。

一个人到了中年，心是不是就会一寸一寸一截一截地软下来，像这晨昏的风？又怕疼，似这风中新生的菖蒲嫩叶？这颗心曾经板硬如铁石，曾经放浪于江湖，又曾经易折如屋檐下的冰凌。渐渐地，岁月将它修成一颗柔草。

